



管虎
八佰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专访《八佰》主创：不止于「战争」，这部电影在拍人心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李睿

8月21日，电影《八佰》正式公映，对于停摆许久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，可以算是盘活市场的“救市之作”。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，截至8月23日18点，《八佰》累计票房达7.32亿元。

影片中极具艺术性的画面、血肉飞溅的真实战场以及荡气回肠的视听节奏令人热血沸腾，电影尤其注重了对个体的刻画，塑造了形态各异、变化复杂的小人物，更是以少见的角度去讲述“八百壮士”的故事——残酷的战争中，贪生怕死和视死如归都是常态。《八佰》上映期间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邀请了主创们讲述电影拍摄时的幕后故事。



张译饰演老算盘



姜武饰演老铁



欧豪饰演端午



王千源饰演羊拐

希望。我觉得这个镜头是我们利用光、影来体现生与死这个主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《八佰》对于曹郁来说是崭新的，他说，这样的摄影对于华语电影来说也是崭新的。“这部电影很适合我去发挥，用光与影、很抽象的焦距和光圈的关系、摄影机的速度、记录的比特数来表达所有的情感，让我觉得很幸福。”

“这应该是我参与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电影。”美术指导林木说，早在2013年他就曾规划过整个拍摄场景，对于林木来说，这个历史事件本身的兴奋点就很多，苏州河南北岸的关系以及历史时期的特殊性都极具戏剧化。为了最大程度还原上世纪30年代的状况，美术组进行了大量考证，虽然关于四行仓库的记载很多，但有价值的图片信息并不多。“我们在各种网站挖掘当年四行仓库周边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找的资料可以用海量来形容，随便有个跟上世纪30年代、上海、淞沪会战、环境之类的相关信息，大家都会记录下来，每个人的硬盘里都存满了。”

根据选定的外景，美术组必须搭建出南北两岸足够的空间来为电影服务，为了更科学地利用场地，在做沙盘之前，美术组先在电脑里通过三维搭建了一个虚拟的南北岸，然后在虚拟的场景上模拟了一些镜头，预览效果十分震撼。真正创作时，美术组强化了苏州河南北岸的两个世界的反差：“虽然给我们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，但同时也是一个兴奋点。”

表演： 每一个演员 都是男一号

《八佰》塑造了被战争裹挟的底层士兵群像，着重塑造的士兵形象高达十余人，影片全片使用ALEXA IMAX摄影机拍摄，开创了亚洲商业电影的先河，这也让演员们在表演时面临了更大的挑战。

王千源饰演的老兵痞子——羊拐就是士兵之一，他无妻无儿，倔强冷硬，浑身散发着“狼性”，只有老母亲是他唯一的牵挂，性格又有点“贼”，时常欺负老算盘和老铁，但有时又在邪恶中流露出一些正义感。谈到在剧组的感受时，王千源第一感觉就是“专业”：“他们每一天都是最饱满、最激情的状态。”最早演员们要一起围读剧本，这之前要试妆，化妆组需要将每个人物角色的妆容修改无数次，包括角色的皮肤状态、伤疤的样子，“刀伤、枪伤、擦伤、火烧……每种都不一样，他们做了

无数种。”

面对IMAX镜头，王千源也倍感压力：“每一场戏、每一个镜头都不能懈怠，一点点很细微的东西，都会一览无余地出现在银幕上。”王千源坦言，他认为《八佰》中每一个演员都是男一号：“我跟导演说，如果能参赛报奖的话，你报50个配角上去，哪怕就一个奖杯也行。”

张译饰演的“老算盘”是影片中唯一成功逃走的兵，他极端无助、濒临崩溃，有着近乎动物本能的求生欲望，浮现了许多幽微复杂的人性。张译坦言自己经历了拍摄中的许多“第一次”，刚进组时，场地还没有完工，直至拍摄完，他最大的感受是，这部电影无论从故事、主题，还是到整个剧组的庞大程度，都会成为里程碑的一部电影。“《八佰》在很多地方都让我经历了在拍摄生涯中的第一次，能在这样的一部戏中有过工作经历，我相信至少在华人演员范畴之内，都是非常难以忘却的一件事情。”

姜武饰演的老铁是个典型的小人物，没两把刷子却爱吹牛，真到了战场上就变成了“贪生怕死的瓜鼠”，明明是个大块头，却吓得像个小姑娘抱头痛哭。可最终也激发出血性，唱着《定军山》迎接死亡，在战友撤离时选择了掩护后方的“敢死小队”。拍摄前，管虎说这个角色得稍微瘦一点，姜武为此在开拍前就减了二十四斤，直到结束，他为了“老铁”减重了将近30斤，还被王千源吐槽“瘦得都接不上戏了”。不过，姜武认为，“老铁”在四行仓库中一定会日渐消瘦：“腿打瘸了，脸打穿了，一直焦虑，吃不好也睡不好，又有伤痛，人很容易迅速消瘦。”

年轻演员也有着出色的表现，欧豪饰演的端午原本是种地的农民，他年纪小，和弟弟加入保安团是为了混口饭吃，也为了“看看上海有多美”，却阴差阳错地成为逃兵来到四行仓库，不知何谓“战争”的他从一开始的恐惧、茫然，到最后的慷慨赴死，短短几天的巨大转变令人印象深刻。

在水下意图逃跑的那段戏是欧豪印象最深的一场戏，“十月份还是十一月，天气出奇地冷。水冰冷刺骨，戏也难拍。”因为是单机拍摄，需要非常多配合的地方，演员需要交代人物关系、交代情绪，还要面临各种调度问题，但每一条都需要一镜完成，所以每一个镜头都需要拍摄七八条，甚至10条左右，“泡在水里一条、两条还能受得了，七八条的时候就要崩溃了，话都说不清楚了，一直在抖。”不过欧豪坦言，在这样极限的情况下，确实激发出了他一些不一样的情绪表达。